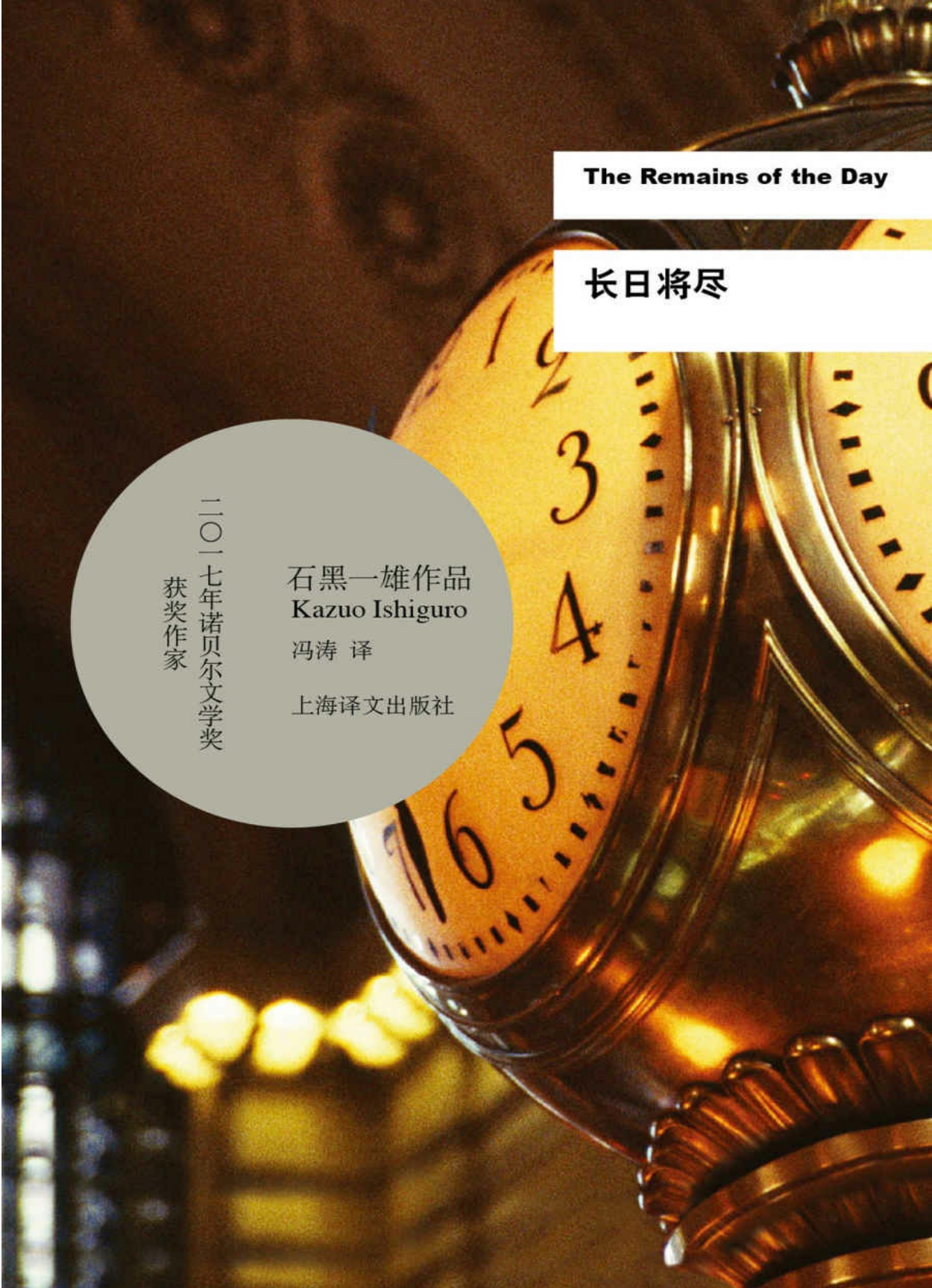




The Remains of the Day

长日将尽

二〇一七年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

石黑一雄作品
Kazuo Ishiguro

冯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 标题：长日将尽
- 作者：〔英〕石黑一雄
- 译者：冯涛
- 责任编辑：宋玲
-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 联系我们：hi@shtph.com
-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纪念莉诺·马歇尔太太^[1]

^[1]石黑一雄在一篇题为《撒切尔的伦敦与政治变革时代的艺术家角色》（Thatcher's London and the role of the artist in a time of political change）的回忆性文章中称，莉诺·马歇尔太太（Mrs Lenore Marshall）是一九八二年冬他搬入的伦敦一幢维多利亚时代住宅的房东太太（“A few years later, following Lenore's sudden death, I dedicated *The Remains of the Day* to her memory.”）。

-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达林顿府](#)
- [第一天——傍晚 索尔兹伯里](#)
- [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
- [第二天——傍晚 莫蒂默池塘，多塞特郡](#)
- [第三天——上午 汤顿市，萨默塞特郡](#)
- [第三天——傍晚 莫斯科姆村，近塔维斯托克，德文郡](#)
- [第四天——下午 小康普顿，康沃尔郡](#)
- [第六天——傍晚 韦茅斯](#)
- [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 《长日将尽》译后记](#)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达林顿府

看来，这些天来一直在我心头盘桓的那次远行计划越来越像是真的要成行了。我应该说明的是，这是一次叨光法拉戴先生的福特轿车的舒适旅行；一次依我看来将带我穿越英格兰众多最优美的乡村盛景，去往西南诸郡的远行，而且会让我离开达林顿府的时间长达五六天之久。之所以有此旅行的念头，我应该特意指出，是源自差不多两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由法拉戴先生本人主动向我提出的一个最为慷慨的建议。当时我正在藏书室里为那些肖像掸尘，准确地说，我记得是站在梯凳上为韦瑟比子爵的肖像掸尘，我的雇主拿着几本书进来，大概是准备放回书架上。看到我在那儿，他就趁便通知我，他刚刚确定下来，要在八月和九月间返回美国，为期五周时间。说完正事之后，我的雇主将那几本书放到书桌上，往chaise-longue^[1]上一躺，两腿一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抬头看着我，跟我说道：

“你该知道，史蒂文斯，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就一直被闭锁在这幢房子里。你何不开着那辆轿车，到某个地方消遣几天呢？你看起来是该好好享受一次休假了。”

这个建议突如其来，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才好。我记得我对于他的体恤下情表达了谢意，不过很有可能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因为我的雇主又接着道：

“我这话是认真的，史蒂文斯。我真的认为你应该休个假了。汽油的花费由我来承担。你们这帮家伙，你们总是把自己闭锁在这些深宅大院里忙这忙那，干吗不出去四处走走，看看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呢？”

这不是我的雇主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看来，这倒确实是让他大为费心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当我站在那个梯凳上的时候，我脑子里倒是浮现出了一个回答；大意是：虽然从旅行观光、游览乡村盛景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确实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于英格兰的“见识”却实际上比大多数人都更胜一筹，因为我们就身处这个国家名流显贵云集的显赫府第当中。当然了，我在向法拉戴先生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却又不太可能不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冒昧感觉。所以我也只能满足于简单地如此答复：

“这些年来，就在这幢府第当中，我已经尽享饱览英格兰的无限精

华之特权了，先生。”

法拉戴先生似乎不太明白我的言下之意，因为他仍旧只是继续道：“我是认真的，史蒂文斯。一个人不能到处走走，见识一下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不应该的。接受我的建议，到外面去待上个几天吧。”

你也能预料得到，那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把法拉戴先生的建议当真，只是把它当作一位美国绅士不太熟悉在英格兰通常哪些事该做、哪些事又不该做的又一例证。而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这一建议的态度之所以发生了改变——的确，前往西南诸郡一游的打算在我的思绪中越来越挥之不去——无疑实质上应该归因于——我又何必隐瞒呢？——肯顿小姐的来信，如果不算圣诞贺卡的话，这是几乎七年来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但还是让我马上讲清楚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吧；我想说的是，肯顿小姐的来信引发了我一连串与达林顿府的管理事务相关的想法，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府第的管理事务已经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才促使我重新考虑我的雇主那完全出自好意的建议。不过，还是让我进一步作一番解释吧。

事实上，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方面犯下了一系列小小的差池。我应该说明，这些差池毫无例外，本身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我想您也能理解，对于一个不习惯于犯下此类差池的人而言，这一发展趋势还是令我备感不安的，实际上，针对其源头，我也确实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各种防微杜渐的措施了。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的，之前我对于最显而易见的事实竟然一直都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一直到我开始反复琢磨肯顿小姐来信的个中深意，我才终于豁然开朗，看清楚了那个简单的事实：最近几个月来的那些小小不言的差池也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全都源自人员配置上的先天缺陷。

当然了，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府第中的人员配置规划本就是每一位管家的职责和本分。谁知道到底有多少的口角争执、诬告栽赃和完全没有必要的解雇，有多少原本大有前途的职业生涯却半途而废，实际上应归咎于一位管家在人员配备规划阶段的马虎和疏懒呢？有人说，制订一套良好的人员配置规划是任何一位称职的管家所有技能的基础和柱石，的确，我可以说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在过去这些年中，我已经亲自设计过很多的人员配备规划，如果说这些规划当中极少有需要调整和改进之处的话，我相信我也并没有过分地自我吹嘘。同时我也该特别指出，这一次的状况的确是异乎寻常地困难才算是公道。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房产交易一旦结束——这次交易使达林顿家族在长达两个世纪之后，失去了对这座府第的所有权——法拉戴先生就知会我们，他不会马上入住这里，而是将再花四个月的时间对美国的事

务做一个了结。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最殷切地希望前任东家的员工——他已经听说这批雇员具有极佳的声誉——能够继续留任达林顿府。当然，他所指的这批“员工”，仅是达林顿勋爵的几位亲属在房产交易期间临时照管这幢宅第时所留用的那六位骨干人员；但我很遗憾地向新雇主汇报，交易一旦完成，除了克莱门茨太太以外，对于其他员工另寻其他工作的情况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当我向法拉戴先生写信表达我对此种状况的遗憾时，我接到来自美国的答复，指示我去招募一批“配得上一座堂皇的古老英国府第”的新员工。我立刻着手尽力满足法拉戴先生的愿望，但您也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要想招募到一批令人满意的高标准员工实在殊非易事，尽管经由克莱门茨太太的推荐，我很高兴地雇用了罗斯玛丽和阿格尼丝，但是直到去年春天法拉戴先生短暂地先期探访达林顿府，我跟他进行第一次事务性会晤之时，招聘工作并无更大的进展。也正是在那个场合下——在达林顿府那个显得异常空旷的书房里——法拉戴先生第一次跟我握了手，不过，在那之前我们相互之间也已经算不上是陌生人了；除了招聘雇员这一事务之外，我的新雇主在好几个其他方面也发现有必要求助于那些我也许只是因为走运才拥有的才能和品质，并且发现它们——我不妨冒昧地直言——是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因此，我认为，他马上就感觉可以跟我以一种讲求实际、充分信任的方式坦诚地交谈，在这次会面结束前，他留给我一笔不算不可观的资金由我全权掌管，为他不久之后入住达林顿府进行各个方面的准备之用。别的方面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正是在这次面谈的过程中，当我提出在现在这种时候招聘到合格员工的难处时，法拉戴先生在经过片刻沉吟后，向我提出了他的要求：我应尽力拟定出一个人员配置规划——用他话说就是“某种仆佣的轮值表”——按照这一规划，这座府第或许可以就依靠目前的这四位员工正常地运转起来——也就说克莱门茨太太、那两位年轻的姑娘，外加我自己。他充分地理解，这样也许意味着要将这座府第中的好些部分“深藏密闭”起来，但我能否充分调动我所有的经验和专长，尽我之所能确保将此类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回想过去，我手下曾有过十七名员工可供调度，而且就在不久前，达林顿府雇用的员工人数甚至达到过二十八位，相形之下，希望依靠设计出一个完善的人员配置规划，仅用四个人就能将这么大的府第管理得井井有条，这种想法往轻里说，至少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尽管我竭力不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我那深表怀疑的态度想必还是遮掩不住的，于是法拉戴先生又补充了一句，似乎是为了消除我的顾虑，说如果证明确属必要，也可以再增加一位雇员。但他又重复道，如果我能“试一下就用四个人”的话，他将感激不尽。

说起来，就像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一样，我自然也不太情愿对旧有的方式做出太多的变更。但像某些人那样仅仅是为了传统而固守传统的话，却也并无任何益处。在这个电气和现代化供暖系统的时代，确实也没有必要再雇用甚至只是上一代人所必需的那么多种类的员工了。说实在的，实际上长久以来我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只是为了传统的缘故而维持不必要的冗员——结果造成雇员们拥有了大量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空闲时间——这正是造成职业水准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再者说，法拉戴先生已经明确表示，他难得会举办过去达林顿府所司空见惯的那种盛大的社交活动。在这之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法拉戴先生所交付给我的这个任务当中；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拟定人员配置规划，而且在我从事其他的工作以及就寝以后尚未睡着的时候，又花费了至少同样多的时间反复斟酌推敲。只要是我感觉又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我都会反复探究它是否还有任何纰漏，从所有的角度对它一一进行检视。最后我终于拟出了一个规划，也许还并不完全符合法拉戴先生所提出的要求，但我确信这已经是人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的最好结果了。这座府第中几乎所有富有魅力的部分都能继续保持正常运转；而庞大的仆佣生活区——包括后廊、那两间茶点整备室，还有那间老式的洗衣房——以及三楼上的客房都将关闭，不再使用，保留一楼的所有主要的房间以及相当数量的客房。平心而论，以我们现在这四人团队的力量，也只有再借助一些临时工的增援才能胜任这一安排；因此，我的人员配置规划当中也已经加入了临时工的服务内容：一位园丁每周来一次，夏季则增加为两次；两位清洁工每周来两次。除此之外，我的人员配置规划意味着我们四位常驻员工每个人各自的常规职责也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以我的预期，那两位年轻姑娘并不会感觉这些调整和改变非常难以适应，而我尽最大的可能确保将克莱门茨太太需要承受的调整幅度降至最低限度，结果我自己也就肩负起了许多您可能认为唯有思想最为开通的管家才会去承担的工作职责。

时至今日，我也不至于会说这是个糟糕的人员配置规划；毕竟，它可以使得只有四个人的团队能够承担起这么多其范围远远超乎预料的职责。不过，您无疑也会同意，最好的员工规划是能够留出清楚的误差范围的那一种，万一某位雇员生了病或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状态欠佳，也好留出余地。如果碰到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当然就将面对一个稍稍异乎寻常的棘手的任务，不过，即便如此，我都一直并没有忽视，只要是有可能，就把预留这样的“余地”也体现在规划当中。我尤其注意克莱门茨太太或者那两位姑娘可能产生的任何抗拒心理，因为她们承担了超出传统界限之外的职责，她们可能会认为她们的工作量也已经大为增

加。在反复斟酌、不断完善员工规划的那些日子里，我也已经特别为此而大费思量，以确保她们一旦克服了因承担这些“五花八门的”额外角色而产生的反感，她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职责分配其实是饶有兴味的，而且也并不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然而，我担心在我急于赢得克莱门茨太太和两位姑娘支持的同时，我也许并没有对于我自己的局限做出非常严格的评估；尽管我在此类事务上的经验以及习惯性的审慎，使我不至于冒失地承担超出我实际能力所及的任务，但我也许疏忽了给我自己留出足够的余地。如果在几个月的实际应用当中，这种失察会以一种很不起眼却又相当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我丝毫都不会感到吃惊。归根结底，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句话就能说清：我给自己分派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人员配置规划中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居然一直都未能引起我的注意，您可能会为此而感到吃惊，但您也会同意，一个人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持久不断地沉湎于某种想法中无法自拔，是会经常出现这种当局者迷的问题的；直到相当意外地受到某种外部事件的激发，才会憬然醒悟到事情的真相。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收到肯顿小姐的来信，她在这封长信中以深藏不露的笔触表达出对于达林顿府无可置疑的怀旧之情，而且——对此我相当肯定——还明确地暗示了她重返故地的强烈愿望，这不禁迫使我重新审视已经拟定的员工规划。直到这时，我才醒悟到达林顿府确实还需要另一位员工来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实际上，也正是因为缺少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才是我近来麻烦不断的的关键的中枢。我越是认真地考虑，事情也就越发清楚明了：以其对于这座府第的衷心挚爱，以其堪为典范楷模的职业水准——这种素质如今几乎已经是无处寻觅了——肯顿小姐正是能使我为达林顿府完成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员工规划所需要的关键要素。

对目前的局面做出如此分析之后，没过多久我就觉得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几天前法拉戴先生主动提出的那个慷慨的建议了。因为我想到，那驱车远行的计划可以在工作方面很好地派上用处；也就是说，我可以在驱车前往西南诸郡的过程中，顺道拜访一下肯顿小姐，这样就可以当面探查一下她希望重返达林顿府工作的虚实。我应该说明的是，我已经把肯顿小姐最近的那封来信反复阅读了好几次，她那方面有重返达林顿的这种暗示，绝对不可能只是出诸我的想象。

尽管如此，我有好几天却无法鼓起勇气向法拉戴先生再次提起此事。在这件事上，不管怎么说，有好几个方面我感觉需要自己先行厘清之后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说，这里面就有费用的问题。因为，即便我的雇主慷慨地主动表示“承担汽油的花费”，考虑到还有诸如住

宿、用餐以及在旅途中可能消耗的各种小零食的开销，这样一次旅行的总花费仍旧可能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数目。此外还有什么样的服装适合这样一次旅行的问题，以及是否值得专门为此添置一套新衣服的问题。我已经拥有好多套顶级的礼服正装，有的是过去这些年间达林顿勋爵本人好心送给我的，有些则是曾在府里做客，因为有理由对于这里的服务水准深感满意的各位客人送的。很多套正装或许对于计划中的这次旅行来说太过正式了些，要不然就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太过老式了些。不过我还有一套非正式场合穿的休闲套装，是一九三一或者三二年爱德华·布莱尔爵士送给我的——在当时实际上是全新的，而且差不多完全合身——这套服装应该很合适在我可能宿夜的任何宾馆旅店的客厅或是餐室穿着。不过，适合旅行时穿的衣服我却一套都没有——也就是我开车时穿的衣服——除非是我打算穿年轻的查默斯勋爵在大战期间送给我的那套服装，如果不计较对我来说明显太小了一些，也可以认为是适合这一场合的理想之选了。最后我自己计算了一下，我的积蓄应该能应付所有可能的花销，此外也许还足可以添置一套新衣。我希望您不要因为我在服装上面的盘算就认为我过于虚荣了；我这么计较只是因为谁都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将不得不承认你是达林顿府里的人，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你的穿着装扮是否与你的地位相称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去查阅道路交通地图，还细读了简·西蒙斯太太撰写的《英格兰奇景》的相关卷帙。如果您对于西蒙斯太太的这套著作还有所不知——这套系列丛书多达七卷，每一卷集中描写英伦诸岛的一个地区——我衷心地向您推荐它们。这套书是三十年代写的，不过大部分内容都还并不过时——再者说了，我也不相信德国人的炸弹已经对我们的乡村面貌造成了如此大的改观。事实上，西蒙斯太太在战前就是我们这府上的常客；而且她确实也是最受员工们喜欢的客人之一，因为她从不吝惜对我们服务工作的热情赞赏。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出于我对这位女士由衷的仰慕之情，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我就跑到藏书室里，第一次开始细读她的大著。我记得一九三六年肯顿小姐离开达林顿府前往康沃尔郡以后，我因为从未去过那个地方，我确实还经常翻阅一下西蒙斯太太著作的第三卷，那一卷向读者描述的正是德文和康沃尔两郡的怡人美景，并且配有大量的照片以及——更能使我产生情感共鸣的是——画家们描绘那一地区各种景致的很多素描作品。我是由此才能对于肯顿小姐婚后定居之地获得了些许认识的。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是三十年代的情况了，据我所知，西蒙斯太太的著作那个时候在全国都是家喻户晓的。我已经有好多年未曾翻阅这套丛书了，直到最近的情势发展，才又使我重新把描写德文和康沃尔两郡的那一卷丛书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长日将尽》〔英〕石黑一雄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89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